

大海与老人的故事 By Ernest Hemingway www.Asiaing.com 献给查理·施里布纳 和 献给马克斯·波金斯 一个老人独自坐在小船上在墨西哥湾的洋流中垂钓，已经整整八十四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了。前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一起。但是在连续四十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之后，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这个老人现在已经完全倒霉，而且永远倒霉，男孩按照他们的命令上另一艘船去了，那船在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每天看到老人草草返回，小船空无一物，男孩都心里很难过，他总是下来帮忙扛起还没有卷放的渔线、和鱼叉和帆，帆是卷索袋补起来的，卷起来时看起来像是带有永久失败之旗的旗帜。老人身体瘦削，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。那是阳光从热带海洋的反射中给皮肤带来的褐色抹斑。这些斑点从他脸的两边一直延伸到脖子。他的手上有处理重鱼绳时留下的深深的疤痕。但这些伤疤没有一处是新的。它们像饱经风沙侵蚀的渔村。他的一切都显得陈旧，除了他的眼睛，它们的颜色跟海水一样，欢快而不屈。“圣地亚哥，”男孩在他们爬上垂钓船停靠的岸上对老人说。“我可以再和你一起走。我们赚了一些钱。”老人曾教过男孩捕鱼，男孩很喜欢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是跟一条幸运的船在一起。留下来吧。”“但是还记得你曾经连续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，然后三个星期内我们每天都捕到大鱼吗？”

《老人与海》 作者：欧内斯特·海明威 www.Asiaing.com 给查理·施里布纳 和 马克斯·帕金斯 一个老人单独在墨西哥湾的小船上捕鱼，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。头四十天有个男孩和他一起。但是在四十天没有捕到鱼后，男孩的父母告诉他，老人已经彻底倒霉，不幸中的最不利形式，男孩听从他们的指示，转到另一艘船上，第一周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每天看到老人空着的小船回来，男孩感到伤心，他总是去帮他拿捆好的渔线、三叉钩、鱼叉和船上缠着的帆。帆用面粉袋修补过，卷起来的时候看起来像持久失败的旗帜。老人长着瘦骨嶙峋的身材，颈后布满深深的皱纹，脸上晒成棕色的斑块是惠风般带来的良性皮肤癌的痕迹。这些斑块延伸到他脸颊的两侧，他的手上有用重鱼绳处理重鱼所留下的深纹疤痕。但是这些疤痕已经老得像鱼荒的沙漠中的侵蚀一样久远了。

他的一切都显得老旧，只有他的眼睛除外，它们与大海的颜色相同，快乐而不屈。“桑提亚哥，”男孩和他一起爬上停船的堤岸时说，“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去。我们挣了一些钱。”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，男孩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和一个幸运的船在一起了。留下来吧。”“但是你还记得吗，你曾经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，然后我们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。” - 1

-和Translated in the style of Ernest Miller Hemingway要求，翻译为中文：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.com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怀疑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离开的。我是个男孩，必须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“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我们有。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，“我能请你在露台上喝一杯，然后我们把东西带回家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老人说，“渔民之间嘛。”他们坐在露台上，很多渔民取笑老人，但他并不生气。其他年长的渔民看着他，心里很难过，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，他们礼貌地谈论他们当天的情况，他们垂钓时的渔线深度、天气晴朗和他们看到的東西。那天成功的渔民已经回来，把他们的马林鱼剖开，横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一端有两个人蹒跚而行，然后把鱼送到等待冰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市场的鱼仓里。捕到鲨鱼的人把鱼带到了海湾的另一边的鲨鱼工厂，那里用起重机把它们吊起来，取出肝脏，割下鳍，剥下皮，把肉切成条腌制起来。当风是从东边吹来的时候，鲨鱼工厂那边会飘来一股气味；但是今天只有微弱的气味，因为风向已经变成了北风，并且渐渐减弱，露台上阳光明媚。“桑提亚哥，”男孩说。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。他拿着杯子，回忆起多年前的事情。

“明天我可以帮你去弄些沙丁鱼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打棒球吧。我仍然可以划船，罗赫利奥会扔网。”

“我想去。如果不能和你一起钓鱼，我想以其他方式服务。”

“你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和你一起去船上时有多大？”“五岁，当我把鱼弄上来的时候差点把你害死，因为鱼太活了，差点把船撞碎。你还记得吗？”“我记得尾巴拍打的声音和撞击声，还有横座位断裂的声音，还有你用棍子敲打的声音像砍树，整条船都在颤抖，还有甜腥的血味弥漫着。”“-是你真的记得还是我只是告诉你？”

《老人与海》 作者：欧内斯特·海明威 www.Asiaing.com 致夏利·斯里布纳 以及致马克斯·佩金斯 他是一个孤独地在墨西哥湾的水手的船上垂钓的老人，已经过去了八十四天也没有捕到鱼。在头四十天里有一位男孩陪着他垂钓。但是，在连续四十天都没有捕到鱼后，男孩的父母告诉他，老人现在已经完全是“萨拉欧”了，这是最不吉利的形式，男孩按照他们的吩咐，转而乘坐另一艘船出海了，结果那周他们就捕到了三条很大的鱼。每天老人带着空船返回渔港，男孩看到这情景都会感到悲伤，所以他总会下去帮他拿着盘绳、叉鱼叉和帆（已经卷起来绕在桅杆上）。船帆上布满了面粉袋补丁，这使得它在卷起来时，看起来像是一面代表永久失败的旗帜。老人瘦削而憔悴，脖子后面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阳光在热带海洋的反射下带来的善意皮肤癌斑点落在他的脸颊上。斑点延伸到他脸颊的两侧，他的手上也有重重的皱痕，因为他经常处理重物鱼线而留下的伤痕。但是，这些伤痕都不是新的。它们就像是鱼荒的沙漠中的侵蚀一样古老。他的一切都很陈旧，只有他的眼睛不老，它们和大海的颜色相同，快乐而永不言败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男孩跟他说，当他们从拉船上海滩爬上堤岸时。“我可以再次和你一起出海。我们已经赚了一些钱。”老人教会了男孩垂钓，男孩很喜欢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和走运的船一起去吧。留在他们身边。”“但是你还记得你连续八十七天都没有鱼，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。” - 1

-和Translated in the style of Ernest Miller Hemingway要求，翻译为中文：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.com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没有离开是因为你对我失去了信心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个男孩，我必须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。“这很正常。”“他没有多少信仰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。“但是我们有。我们没有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。“我可以请你到露台上喝一杯啤酒，然后我们把东西带回家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老人说。“作为渔民之间的友谊。”他们坐在露台上，很多渔民嘲笑老人，但他毫不生气。年长的渔民们看着他，心里悲伤，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，他们礼貌地讨论着潮流和他们垂钓时漂流的深度，还有天气晴朗和他们所见到的一切。那一天已经成功地将大把枪鱼宰杀解剖了，两块木板上平躺着，每块木板的一端各有两名渔民艰难地支撑着，就在港口边等候着清道车将它们拉到哈瓦那的市场。那些捕到鲨鱼的渔民则把它们运往小湾的鲨鱼工厂，在那里，鲨鱼们被绞盘吊起，它们的肝脏被取出，鱼鳍被剁掉，鱼皮被剥下，肉被切成条子用于腌制。当风向东方时，一股腥臭的味道从鲨鱼工厂飘过来；但是今天只能闻到淡淡的边缘气味，因为风向已经转向了北方，然后变得微风。露台上阳光明媚，令人愉悦。“桑地亚哥，”男孩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老人说。他拿着玻璃杯，想着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我去给你明天的鱼找点沙丁鱼好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去打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罗赫利奥可以扔渔网。”

“我想去。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垂钓，我想以其他方式为你服务。”

“你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和你一起出海的时候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当时我把鱼拉上船时，你差点被他脱钩扯破船。你还记得吗？”“我记得鱼尾拍打和砰砰声、船座掰断和你用棒子打鱼时的声音。我还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，湿漉漉的盘绳丝中，感觉整艘船都在颤抖，而你打击鱼就像砍伐树木，那种甜美的血腥味弥漫在我身上。”“你真的记得还是我只是告诉过你？” - 2 -和Translated in the style of Ernest Miller Hemingway要求，翻译为中文：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.com “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的一切。”

老人以他被阳光晒黑的自信和充满爱的眼光看着他。“如果你是我儿子，我会带你出

去赌博，”他说。“但是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孩子，你是在一艘幸运的船上。”

“我可以去弄些沙丁鱼吗？我知道哪里能弄到四个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留下的鱼饵还够用。我已经在盒子里用盐腌制住了。”

“让我再拿四个新鲜的。” “一个就够了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来没有消亡，但现在它们正在像微风一样重新振作。 “两个，”男孩说。

“两个，”老人同意道。“你没有偷来吧？”

“我本来可以偷来，”男孩说。“但我是买的。” “谢谢你，”老人说。他过于简单，不会想当他变得谦卑的时候。但他知道他已经达到了这点，而且他知道这并不可耻，也没有失去真正的骄傲。 “明天的天气好，”他说。“水流也顺。”

“你们要去哪？”男孩问。

“远出去，待到风向转变时再回来。我希望能在天亮之前出海。” “我会劝他们远一点出海工作，”男孩说。“这样如果你钓到了真正大的鱼，我们就可以来帮你了。”

“他不喜欢远出航行。” “是的，”男孩说。“但我会看到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鸟在捕鱼，我就会让他出来捕海豚。” “他的眼睛那么差吗？”

“他几乎是盲眼。” “这很奇怪，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来没

《老人与海》 作者：欧内斯特·海明威 www.Asiaing.com 致查理·施里布纳 和 致马克斯·帕金斯 他是一个在墨西哥湾的槽船上独自捕鱼的老人，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。在头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一直和他在一起。但是在四十天没有捕到鱼后，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老人已经真正的倒了霉，这是最糟糕的不幸，男孩就按照他们的要求转移到了另一艘船上，那一周能够捕到三条大鱼。每天看到老人空船归来，男孩感到很伤心，他总是下去帮助他拿着盘绕的绳索、套索和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用干粉袋补丁缝起来，卷起时看起来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。老人身材瘦削，颈部有深深的皱纹。阳光反射在热带海洋上产生的黑色斑块点缀在他的脸颊上。这些黑斑一直延伸到他的脸颊两侧，他的手上搬运重鱼所形成的深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都已经不新鲜了，它们就像无鱼沙漠中的蚀刻一样古老。

除了他的眼睛，他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眼睛的颜色和大海一样，是快乐而不服输的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男孩跟他说道，他们走上了从船上拉上去的坡道。“我可以和你一起去，我们赚了钱。”老人教会了男孩捕鱼，而男孩也很喜欢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跟一个幸运的船队在一起。留在他们那里吧。”

“可是，你记得你有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，然后我们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没有离开我是因为你怀疑我。”

“是爸爸要我离开的。我是个男孩，我必须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人说。“这很正常。”“他没有多少信心。”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但是我们有。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说。“我可以请你喝个啤酒，然后我们把东西带回家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老人说。“渔夫之间。”他们坐在露台上，许多渔夫取笑老人，但他并不生气。其他年长的渔夫看着他，心里感到悲伤，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来，他们礼貌地谈论着水流和鱼线吊在多深的地方以及天气晴好、可靠的好天气以及他们见到的一切。那天成功捕鱼的渔夫已经回来了，将他们的马林鱼肢解完整，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末端都有两个人拖着走，然后被送到鱼市场的冰卡车上运走到哈瓦那。那些捕到鲨鱼的人把它们带到了海湾对面的鲨鱼工厂，他们用吊车把它们吊上来，摘掉肝脏，割掉鳍，剥下皮，把肉切成条状进行腌制。当风从东方吹来时，从鲨鱼工厂传来一股气味；但是今天这股气味很淡，因为风向已经转到了北方，并且减弱了，露台上阳光明媚、令人愉快。“圣地亚哥，”男孩说。

“嗯，”老人说。他拿着杯子，想着很多年前的事情。

“明天我能去给你捕获沙丁鱼吗？”

“不，你去打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罗杰利奥会丢网。”

“我还是想去。如果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我想以其他方式为你服务。”

“你给我买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当时你带我第一次上船的时候，我多大了？”

“五岁，当我把鱼扔进船上时，你几乎被他扔到碎片。”“你还记得吗？”“我记得尾巴拍打、撞击声以及扶桨破裂的声音，还有你用大棒击打他的声音，就像砍倒一棵树一样——那种甜蜜的血腥味散布在我身上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那个吗？还是我只是对你说过？”

“我记得我们一开始一起去的一切。”

老人用他那晒黑的自信的、充满爱的眼睛看着他。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带你去赌博，”他说。“但你是你父亲和母亲的孩子，而且你是一条幸运的船上。”

“我能拿到沙丁鱼吗？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弄到四个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还留了一些。我把它们装盐放在盒子里。”“让我拿四